

草皮书系列丛书



培根智慧



● 蝼蚁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草皮书系列丛书

培根智慧 实录

● 蝼蚁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皮书系列丛书/蝼蚁编;北京:中国
戏剧出版社,2006.7
ISBN 7-104-01869-7

I.草... II.蝼... III.世界文化...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246 号

培根智慧实录

策 划:艾东 郭媛媛

责任编辑:曹千里

责任校对:郭媛媛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 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010) 58930242 (发行部)

传 真:(010) 68930242 (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教印刷厂

印 张:196

开 本:16 开 710×1010mm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7-104-01869-7/I·757

定 价:456.00 元(全 12 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导 读	/1
一 论真理	/14
二 论死亡	/17
三 论宗教	/20
四 论复仇	/25
五 论逆境	/27
六 论掩饰	/29
七 论家庭	/33
八 论婚姻	/35
九 论忌妒	/38
十 论爱情	/43
十一 论权位	/46
十二 论勇敢	/51
十三 论善	/53
十四 论贵族	/56
十五 论动乱	/59
十六 论无神论	/66
十七 论迷信	/69
十八 论游历	/71
十九 论君权	/74
二十 论进言	/79
二十一 论机会	/84
二十二 论狡黠	/86
二十三 论自私	/90
二十四 论革新	/92
二十五 论快捷	/94
二十六 论假聪明	/96
二十七 论友谊	/98
二十八 论消费	/105
二十九 论国力	/107
三十 论养生	/116

- 三十一 论猜疑 /118
- 三十二 论谈吐 /120
- 三十三 论殖民地 /123
- 三十四 论财富 /127
- 三十五 论预言 /131
- 三十六 论野心 /136
- 三十七 论宫廷狂欢 /139
- 三十八 论天性 /141
- 三十九 论习惯 /144
- 四十 论幸运 /146
- 四十一 论借贷 /149
- 四十二 论青年与老年 /153
- 四十三 论美德 /156
- 四十四 论残疾 /158
- 四十五 论建筑 /160
- 四十六 论花园 /164
- 四十七 论交涉 /170
- 四十八 论追随者 /173
- 四十九 论请托者 /175
- 五十 论学问 /178
- 五十一 论党派 /180
- 五十二 论礼节与仪容 /183
- 五十三 论称誉 /185
- 五十四 论炫耀 /187
- 五十五 论名声 /190
- 五十六 论司法 /193
- 五十七 论愤怒 /197
- 五十八 论变易 /199



导读

奥利芬特·萨默顿

费朗西斯·培根的称号是维鲁伦男爵和圣奥尔本子爵。他于 1561 年 1 月 22 日生于斯特兰德大街的约克府，是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爵士与继室所生的幼子。

几乎从出生伊始，他就因持久病痛而备受折磨，有传记作家认为，他少年老成的秉性亦缘于他的健康不佳。

我们对他的幼年几乎一无所知。他 13 岁的时候，与年长两岁的哥哥安东尼一起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学习，我们由此也获得了他部分有趣的经历。

他在剑桥大学呆了 3 年，但他离开的时候，他对自己在那儿所学习的课程充满了轻蔑，甚至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信徒们也怀有一种很有理由的鄙视。



由于他的父亲所担任的宫廷职位，伊丽莎白女王曾不止一次去他家访问，这无疑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光荣。

史书上记载，他很早便熟悉了宫廷的礼仪和习俗，这一点从他的《人生论》中的《论礼仪》和《论名声》中得到印证。

1576年6月他与哥哥进入格雷律师学院，并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寓所，三个月以后，他作为英国驻法大使艾米阿斯·波莱爵士的随员，越过海峡前往巴黎，这是他外交历练的实际开始。他对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外交所进行的研究，为他后来所写的《欧洲政情记》中的那些文章提供了资料，当时法国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的对立引发了内战，其中的一些残酷的场面，启发他在《论党派》一文中作出了最为贴切的反思。

培根在法国首都的滞留时间并不长久，尽管他早已能够流畅而娴熟地使用法语，但因父亲的突然去世把他召了回来。他匆匆回到家中，才发现他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向伯利勋爵为代表的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谋得一个官职，然而由于塞西尔父子的嫉妒使得这条道路受阻。因此培根再次致力于对法律的学习，结果于1582年取得律师资格，并在四年后成为格雷律师学院的主管委员。

此后数年，他默默无闻地做着单调乏味的工作，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他期望通过别的渠道来改善他的窘境，于是他在1584年至1593年间分别成为代表着梅尔科姆里吉斯、汤顿、利物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下院议员。





这期间，他获得了两次提升，一是当上了女王的专任法律顾问，另一个就是，塞西尔父子被他的不断的请求搅得不胜其烦，终于因感到羞愧而答应将他安排到皇室法庭当注册官，但是在该职位的占有者死后再就职。鉴于在任注册官许多年以后才死去，培根像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当上书记官一样，经历了极其屈辱的等待，才继承了死者的职位。然而，这位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在满腔热忱地为民众的特许利益进行辩护的时候，却在议院中严厉地抨击了朝廷强迫下院与上院直接会商政府开支款项的企图，并积极反对增加王室特别津贴的要求。这样的冒犯，如果不作出最卑躬屈膝的道歉的话，就是不可宽恕的，而培根似乎并没有作出道歉。所以，当培根向女王提出希望得到提拔的请求时，遭遇到了令他寒心的沉默和拒绝。

培根于是决定不再请求他的亲戚——塞西尔家族帮忙了。他转而效忠埃塞克斯伯爵一派，这时伯爵是英国政坛正在升起的新星，同时又是权倾朝野的伯利·塞西尔本人的政敌。年轻的伯爵对培根怀有既温暖又真挚的感情，主动承担了提高他的朋友的社会地位的责任，并坚持不懈地向女王提出要求：先是提出让他担任检察长，然后提出让他担任副检察长，最后又提出让他担任主事官。结果使得女王不得不要求他谈点别的话题！当培根因失望感到极其懊恼时，埃塞克斯给了他一个礼物来安慰他，那个礼物是在特威克南的一块价值为2000英镑的地产。培根参与了埃塞克斯庄园的社交娱乐活动，





为了助兴，他写了假面剧《娱乐讨论会》，显出了他具有创作这样的作品的特殊才能。

然而，1599年，埃塞克斯在对爱尔兰的梯龙反叛进行镇压失败以后，又荒唐地试图造反，于是以叛国罪而受到指控。而奇怪的是，培根却参与了对埃塞克斯的起诉，对此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太伤脑筋的问题。

埃塞克斯被处决了，然而民众却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伊丽莎白在人民的态度面前胆怯了，于是准备了一份有关埃塞克斯叛国罪的正式“公告”，这件事又奇妙地委托给了培根。面对棘手的考验，培根毫不犹豫地公告中对他的死去的朋友的行为进行了挞伐，并没有像人们猜测的那样，对朋友遭到指控的罪行作任何掩饰。或许是由于他的行为在良心上感到刺痛，或许是被埃塞克斯的朋友们奚落所刺激，他立即发表了一篇对他的行为进行辩护的自白，1607年，培根写了一篇《论友谊》的文章，开头的一段话是：“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是在舞台上进行演出，只是对自己才不加掩饰。但永远掩饰感情是痛苦的，而且只顾荣华、不顾天性的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奴才……”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段话与埃塞克斯有直接关系。但在该书的1625年版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1597年，他的《人生论》的第一版出版了。书上的献词是献给他的哥哥安东尼，书中收入10篇文章：1. 论学业；2. 论谈吐；3. 论礼仪；4. 论友谊；5. 论请托者；6. 论消费；7. 论养生；8. 论荣誉与名声；9. 论党派；10. 论交涉。此书丰富的思想和简





练的风格，使得它几乎从发行的那一天起便广为流行。

而在此期间，伊丽莎白的统治时期已走到了尽头。她的所有的老臣都先于她而死去。

苏格兰王詹姆斯刚坐上英国国王的宝座，培根便以一个取媚者的形象赢得新君主的欢心。1603年他被封为爵士，随即又获得了每年60英镑的恩俸，这是詹姆斯出于对他的已故的哥哥安东尼的尊重而做出的酬报。安东尼死于1601年，他曾坚定地支持詹姆斯即位。他还被任命为王室年薪很高的法律顾问，他取悦于这位苏格兰出生的国王的手段是，他既在议会里发言又撰写文章，鼓吹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政府的合并。他的《合并论》巧妙地收集了他所试图证明的结论。1604年10月，詹姆斯采用了“大不列颠国王”的称号，“大不列颠”这个名称是培根提出的，他的有关国号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所以讨论合并的条件时议会两院联席委员会几乎对此一致同意。

1605年，培根出版了他第一部哲学论著《学术的推进》，这本书后来又增添材料，译成拉丁文，更名为《科学的进步》。这是培根对他的时代的学术状况所作的一个卓越的评论。

培根直到45岁才结婚，妻子是一位高级市政官的女儿，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一份适中的财富，这对债台高筑的培根来说非常有用。因而，在此后的15年时间里，培根的婚姻生活虽然平淡，但总算衣食无虞，直到他垮台以后，才与妻子感情破裂。婚后13个月，培根终于当上了副检察长。在以后的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忙于调节国内两大教派的纷争。他有关宗教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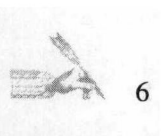
可见于他的《论宗教》一文。文中，他对宗教分裂所造成的危害作出了非常正确而深刻的论述。

尽管廷臣的事务占去了他很多的时间，他却从未放弃文学活动。凡是能从议会和法庭省出来的每一分钟，他都用于文学写作上。1609年，他的《古人的智慧》问世，在该书中他以寓意为原则，解释了古典寓言和古典神话；而他的《人生论》的新版本又分别于1607年和1612年出版。篇目总数达到38篇。

培根的表兄弟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在刚受封为索尔慈伯里伯爵后不久，便突然死去。在刚刚增加进《人生论》中的文章当中，有一篇《论残疾》，据认为培根在该文里，把他的这位亲戚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培根向国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要获得死者的职位。国王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大概是因为对他的有关宽容的思想有所疑惧。1613年，等待了多年之后，培根终于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检察总长的职务。《论权位》一文，无疑是由他本人的疲惫不堪的经历而有感而发，他在文章中写道：取得权势的道路是艰难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要忍受许多痛苦；然而，获得的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这时候，培根表现出了对时代预兆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处理技巧，他果断地断绝了与国王“第一”宠臣罗伯特·卡尔的联系。转而对新兴的宠臣乔治·维利尔斯给予支持，维利尔斯后来成了白金汉公爵。

在《论野心》一文中，培根提到了国王的“宠臣”，他以他的典型的奴性，在文中对国王使宠的做法进行了巧妙掩饰。





培根为白金汉公爵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加倍的报偿，他使培根迅速获得了提升。1616年6月，培根宣誓就职，成为枢密院成员；1617年3月，布雷克利勋爵退休后，他又被任命为掌玺大臣。他在受衔大会上所发表的就职演说，言辞华丽而庄严，但却充满傲慢的情感，使人生厌。1618年1月，他被任命为英国大法官。同时，别的荣誉也纷至沓来。同年七月，他被升为贵族，称号是维鲁伦勋爵，维鲁伦是圣奥尔本的拉丁文名字，他的戈哈姆伯里别墅就在圣奥尔本城的附近。

这时，他的居家生活开始极尽奢华。1620年1月他60岁生日，朋友们聚集在约克府给他祝寿，他以明显的快乐接受了他们的祝贺。

1620年10月，他出版了《新工具》一书，此书博得了欧洲最有能力最为出众的人们的最热烈的敬佩。次年的元月，他又被授予子爵。

官爵、地位、财富、赞美、公众的尊重，把他带到了事业的顶峰。然而，在此期间，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詹姆斯和白金汉公爵的唆使下，他犯下了可耻的暴政行径。他同意处死罗利，处死这个时代里仅次于莎士比亚和他本人的最伟大的英国人。他本人的朋友检察总长耶尔费顿，因为在伦敦城宪章中加入了未经批准的条款而受到审判，而这时他便背弃了他的朋友。他本来鼓吹与荷兰缔结一个军事协定，而且 he 也知道国民从内心里厌恶与西班牙有关的一切，但他还是表态支持与西班牙结盟。他批准了暴虐的“专卖权”，由此人民便不公正地被



课以赋税。他还允许白金汉公爵在大法院里影响审判的过程。在《论交涉》一文中他说：“与意欲升迁的人交涉，比与升迁无望的人交涉更有益。”这段话毫无疑问是对他一生中不得不表现出的那种有辱人格的奴性所提出的抗议。

然而，清算的日子最终还是到来了。1621年议会下院通过法案正式要求对暴虐的垄断专卖权进行改革；培根的敌人柯克原是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培根在任检察总长的时候曾将其革职；在柯克的煽动下，下院进而批评法院的工作，并且直指大法官接受了贿赂。培根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于是力劝国王以图抵抗。

但国王除了把柯克囚禁起来之外别无他法，因为，针对他的不利的证据势不可挡。

这位曾在其《论司法》一文中对司法公正表达出崇高追求的大法官，终于承认了他为了私利而影响司法公正的事实。无奈中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同事们宽恕，并明显地暗示希望詹姆斯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出面救他。这封信显示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它既伤感又无礼，既表现也了要在“正义的源泉”中获得纯洁的崇高抱负，又对那些攻击他的人进行了可耻的诽谤。

但是这一切都已是徒劳，最终他被罚款4万英镑，由国王视需而定随意关押在伦敦塔里，并宣告他不论是在政府里还是议会里都不得担任职位，不得进入王室的辖区。

从一种文学和哲学的观点来看，培根生活的最后阶段是最



光辉灿烂的。“而对顺境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面对逆境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这些句子是在他垮台以后写的，这些句子显示出他的垮台对他所造成的影响。凡是研究培根的著作的人，读了他的《论逆境》一文都不能不受感动。培根为他的耻辱而感到痛苦，于是热切地转向被他的公务所打断的对知识的追求。他在深奥的研究中找到了一种镇痛剂，而且他在这样的努力中所获得的快乐，在他的《论天性》一文中得到了委婉的表达。

他垮台 5 个月之后，便完成了《亨利七世史》一书，格劳秀斯山和洛克赞扬这本书是哲学式的历史写作的典范。不久，他又开始写《亨利八世史》，并为《大不列颠史》的写作列出了提纲。1623 年，《科学的进步》问世，它是《学术的推进》的拉丁文译本兼扩充本，同时又出版了一本未写完的哲理小说《新亚特兰蒂斯》，它的意图是半实际半诗意地提议建立一个思想家的学会，这个提议后来在皇家学会中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他的著名的《人生论》的最后修订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因为他又增加了许多篇文章，使总的篇目增加到 58 篇。这是他最后的文学事业，书出版几个月以后他便死去了。

临终前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然而他仍努力不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买了一只鸡，宰杀后，想亲手做防腐试验。结果不幸受凉染病，一周后，于 1626 年 4 月 9 日去世。按照他的愿望，将他葬在圣奥尔本的圣米迦勒教堂他母亲的墓旁。





培根在智力上是伟大的，但在道德上却是虚弱的。他的非凡的多才多艺，令人难以在批评上作出一种估价，因为他是律师、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又是论说文作家，这使得他的人格拥有了诸多色彩。在宗教和政治学上，他也是一个热心的研究者，而且因为“要善待隐藏了身份的诗人”的句子，人们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实为培根托名所著。

培根的哲学“体系”，应在他的《学术的推进》、《科学的进步》和《新工具》中予以研究，他的哲学的目的是对一切知识进行分类。若说他构想出了一个“体系”，或者是创建了一个“学派”，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建起门廊的人，是不能说把大厦也建起来了。尽管他的领悟力是广泛的，但他却把他的精力分散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结果也就如他本人半悲伤、半幽默的说的那样：“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敲响门铃，把才子们召集在一起而已。”

至于《人生论》这部书，凡是细心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他本人的经验的成果，又经过他的非凡的头脑的非凡思索，使之凝聚成精华。其超越国界、民族和时代的意义，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了一本“世界性的书”。在这本书里，最高超的思维能力与变化无穷的关注和同情结合在了一起。人性的所有的类型和气质，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某种契合。在培根的时代，颇有几本专门描写英国人的性格的书，那些书描写本地的人们和本地的风俗，如霍尔的《性格特征种》、欧弗伯里的《善与恶的性格》、厄尔吉的《小宇宙记》，培





根若是要把他的《人生论》写成这样的书，那是很容易的。然而，那样的话，也就只有英国人才能充分领略书中的精神和情绪了。但现在，这部书却受到了所有人的欣赏，影响的范围也就因此更加广阔无边。

弗朗西斯·培根的《人生论》，从第一版问世起就广受欢迎。对整天忙忙碌碌的读者来说，它简练的文风尤其可取，它表达简洁、思想紧凑，在一个思想与语言上的松散已成为惯例的时代，这种风格是值得称赞的。整个看来，《人生论》可能没有展现出多恩或者胡克的庄严的音乐感，没有展现出伯顿或者布朗的华丽辞藻，没有展现出约翰逊的经久不衰的高雅绚丽，也没有展现出塞尔登的强劲有力的弹性，但这些文章却巧妙地把这六个人中每一个人的长处的一部分都揉合进了自身中。错综复杂的思想，奇特而有趣的幽默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妙语，都在《人生论》中有着自己的准备。

在早期的文章中，他选用了轮廓清晰的对偶的形式来展现他的思想，这样既产生了其风格上的措辞精辟的清晰性，又产生了其内容上的思想含义的深刻。在某些地方读起来就好像是《旧约》中的《箴言》的选段，或者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俗》中横溢才华、色彩绚丽的描述。

作为人类划时代的杰作，培根的《人生论》在形成和指导许多人的性格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几乎必然要把它与蒙田的《随笔集》比较一番，因为《人生论》的第一版，与《随笔集》的第一版在出版时间上只相差17年。几乎涵盖了人类活





动的更大的范围，把人类活动当做其评论和批评的领域，因此，其《随笔集》赢得了社会更为广泛的好感。但是我们却从中看不到培根所显示出的那种确凿不惑的领悟力、有筋有骨的简洁思想、对整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审视、在发现含义深远的类比时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几乎是超自然的敏锐，以及对他的时代的整个学术领域的博学的认识。蒙田用轻松的笔触、妙趣横生又生动如画的描绘，把平淡无奇的道理陈述得好像是新发现的一般，这一点为培根所欠缺；而反过来，蒙田又完全没有这位伟大的英国论说文作家的直达事物的灵魂的非凡的洞察力，以及他的杰出的推理能力。

如果说在文学上蒙田更为伟大，那么培根则在道德上和知识上影响更为深刻。

从整体而言，培根的《人生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二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三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些部分因为不能完全相互排他，所以有些文章可以划归于不止一个类目之下。

但这种划分却是我们尝试分类的基础。

最后，由培根的《人生论》可以看出，起码在信条上，它的作者是一个对道德原则怀有深深的敬意的人。不是心存这种情操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培根这样的话的：

“自己身上没有美德的人，也就总是嫉妒别人身上的美德。”

有关弗朗西斯·培根的这篇导论到此就结束了！倘若除了那些精彩的论说文之外，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别的文学遗产，